

# 懷念勝欽兄



● 城仲模

勝欽兄出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，府上座落在出名的府城大井頭附近，兄弟姊妹九人，他排行老六。他的家族從祖父以來，即在這著名的布匹貿易區，從事南臺灣島內、島外頂級布料的躉售，是富裕且遵守文化禮俗的大家庭。幼年時，他經常跟隨母親到臺南各寺廟參與種種祭典儀式，敬拜神明。童年的經驗，逐漸影響勝欽兄一輩子皈依佛法的思維行止。

勝欽兄的求學歷程，經成功國小、臺南一中，後考取臺灣大學

法律學系，服完兵役後即赴東瀛，考入日本著名的學府——明治大學法律研究所，攻讀商事法。成長學習過程，因生性聰穎誠實、隨和謙遜，篤行自己的信仰，思慮慎密，口齒便給，乃能一路順遂，各階段學業學習成長過程均鰲頭獨佔，受到師長的器重與同儕的尊敬。

一九六四年初春，勝欽兄負笈東渡日本，原擬入早稻田大學法政研究所，惜因未及趕上入學考試期限，乃改考明治大學大學院攻讀。在東京，我與勝欽兄皆為來自臺灣的至親、同鄉、鄰居、好友，相處格外親切，經常一起參觀、見習多種大型博覽會、展覽會或博物館。有次前往觀看中共東北工業展，同行數人均小心翼翼，深恐被「抓耙子」（特務）拍攝記錄呈報駐日大使館文化參事處。勝欽兄與本人獨排眾



一九五〇年代的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





日本明治大學舊貌



一九六〇年代，日本新宿街景，左側建築為地球會館的電影院

議，還邀請眾人（如：蔡柱國兄、陳重孝兄、森さん）一同拍照留念。在戒嚴時期，白色恐怖的影響尚籠罩於臺灣內外之際，敢如此勇敢面對，並以觀覽學習為重，實不多見。

勝欽兄雖家境富裕，卻為了多方交叉學習觀摩，也和本人一起在

市郊打彈珠店打工，吸取多元生活經驗，體驗日本社會的中產階級遊憩活動點滴，鬆弛緊張的上班情緒。對留學生涯而言，是另一種別開生面的經驗累積。星期日學校休閒時，幾個好朋友經常會互相邀約，前往新宿著名的綜合遊樂處所「地球會館」，觀賞日本國內外電影。最出奇的事情是，常常上午十一點許進場時是好天氣，五、六時出場時卻下起雨來，特別是看了稍與色情相關的影劇之後，總會如此。我們幾個「羅漢腳」也只好自嘲地說：「竟連天公也在哭泣這幾個臺灣未來的希望青年，

一樣亦難免俗。」

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，中共選擇在東京舉辦世界奧林匹克競賽最熱鬧的期間，進行第一次原子彈試爆。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奔相走告，有些人甚表驚訝，也有人感到興奮，也有人抱持著觀望的態度，亦有理性分析利弊與觀察後續等立



場。勝欽兄對於時局，尤其臺灣的非常法制與執政者的一貫施為，日本於戰後復興速度及社會生活秩序，以及中共的黨國一條鞭式地絕對統治與各階層、農作、地方的紛擾不斷，知之甚稔，於是判斷：今後在臺灣的一黨專橫霸道勢必更加嚴厲，「反攻大陸」的口號必戛然而止而改稱其它，而中國對臺灣的各式欺壓必然變本加厲，臺灣若不找出一條自己的路，必定後患無窮……。果然，所做預言不幸一一言中！若以今日電視臺的政論性名嘴而言，勝欽兄以他的智慧、視角、邏輯及引經據典的口才，必然成為很突出的佼佼者。

一九六六年返臺，勝欽兄入司法行政部擔任法務專員公務，職司法案研擬、法律適用及其他疑難

法條解釋及審查裁量衡酌適當與否之業務。旋即經考試院律師考試，以優秀成績合格通過，開始從事更直接、積極保障人權，實現社會正義，促進民主法治為職志的法曹辯護律師的專職工作。在本人負責政戰學校法律學系時，特邀勝欽兄講授商事法，學生們再次接觸國外返國學者的授課，都喜出望外，稱讚不絕。

勝欽兄是我諸多親朋好友裡最篤實信仰佛法教義，關懷社會各階層中需要協力幫助的弱勢族群的法界菁英之一。平時為人誠信、謙沖、和藹，熱愛自己生長的原鄉故土，敏銳地觀察法政社會文化的變化，推測預言行將來到的新局面，經常懷抱維護正義公理的思緒。對於虛偽、詐騙、言不由衷、信口開河、不知廉恥之徒，輒毫不客氣地提出勸告甚至撻伐，是充滿正義感的諤諤之士。勝欽兄留給諸親朋好友的形象，必將是熱心服務社會，為人處事受人崇仰的好楷模，會讓我們恆久地緬懷他。🕉

作者為前司法院副院長



城仲模先生講述與劉勝欽居士的留日往事